

疏此覆釋太上下知也夫淳樸不殘孰為
犧搏道德公行親譽焉設故太上之代下
忘帝力適今功成事遂百姓皆以為自然
合爾不知所以親譽報施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前章明步驟殊時
道存故淳樸不微

此章明風俗類弊夫道則仁義逆行
先施馳而病求醫難云由愈數未炊
而簡髮御何其傷性故直舉八句
將以明其極弊莫速返於淳古也

大道廢有仁義

疏大道廢者代俗流漓人人浮競玄晏之
風斯派稍清之化不存失至道無為之事
故云廢也廢則有兼愛之仁裁非之義蹴
躡於其間矣故莊子曰道隱於小成小成
謂仁義等各自其成不能大通故謂之小
成爾

智慧出有大偽

疏智慧出者謂後代之人役用智慧立法
以檢俗制典以詰姦恐其不信作符璽以
信之恐其不平為斗斛以量之而不仁之
人兼盜符璽并竊斗斛則夫智慧之作法
適足侈大其詐偽故云有大偽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

疏六親者父子兄弟夫婦也夫大同之俗
無自私之親及乎上下不和怨恩私起則
有扇枕溫席人謂之孝出復入顧人謂之
慈被慈孝之名有自矜之色殊不知大道

之代天下為家上承下綏自然之分足視
人猶已不獨親其親則天下之人皆可孝
也人亦視之猶已不獨子其子則天下之
人皆可慈也則孝慈之名復何所施乎
國家昏亂有忠臣

疏忠者人臣之職分而云有忠臣者何由
人主失御臣之道令佞主之人獲進親君
於昏暗使生禍亂則有見危致命蒙死難
以匡社稷而獲忠臣之名若夫道化大行
無為清淨聖皇多士盡是夔龍舜倫攸序
無非作父然後忠孝之名息淳樸之道興
則於忠臣孝子何有此四者類弊之極也
焉得不返之於淳樸乎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二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三

效三

絕聖章第十九前章明風俗類弊夫
道而仁義遠行此章
明絕非多門遠行則盜賊無有首六
句且絕於術之連次三句將明立教
之方後四句示
行門之由趣爾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疏聖者有為制作之聖智者凡俗矜徇之
智制作之聖則有迹矜徇之智則非真失
真是生巧偽遂迹坐令喪本故皆絕棄之
而今其淳朴天和既暢矜徇不行是人
百倍之利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疏前章云大道廢有仁義此云絕仁棄義
民復孝慈者明大道之代所謂玄同民無
私親悉皆慈孝故理至則迹滅事當而名
去今六紀廢絕則慈孝名彰若絕兼愛之
仁棄裁非之義江湖無濡沫之迹慈孝有
自然之素故民復於大孝慈矣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疏絕巧者絕雕琢非法強過之巧棄利者
棄徇財兼并乾沒之利夫盜賊者生於羨

欲不足令絕巧則人不爭棄利則人自足
復誰為盜賊乎故云無有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今有所屬

疏三者謂絕聖棄智一也絕仁棄義二也
絕巧棄利三也此三者且令絕棄未有修

行故以為此三者於文不足以垂教更令
有所屬著在下文見素等是也

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疏欲求絕聖棄智則常見真素欲求絕仁
棄義則懷抱質樸欲求絕巧棄利則當少

私寡欲三絕雖於文不足四行則修身有
餘將欲禁絕於中心故必取資於內行爾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前章明絕棄多
於人首一句標門以示絕次七句舉
以對辨後兩句論獨行以結成

絕學無憂

疏絕學者絕有為俗學也夫人之稟生必
有真素越分求學傷性則多若今都絕不
為是使物無修習今明乃絕有為過分之
學即莊子所謂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若分

內之學因性之為上士勤行未為不絕也
故曰絕學無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疏唯恭應也周禮曰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阿慢應也漢書曰不誰何縮謂何問也此

舉喻也唯之與阿同出於口唯恭則善阿
慢則惡學之不絕只在於心絕之則無憂

不絕則生患同出於口故云相去幾何只
在於心故云相去何若若能了學無學學
相皆空於知忘知不生分別則唯阿齊致

善惡兩忘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疏人之所畏者畏慢與惡也夫慢則為過
惡則被嫌被嫌則人所棄薄為過則物多
尤怨以況有為俗學增長是非若不畏而

絕之是皆違分傷性故不可畏而絕之也

荒兮其未央哉

疏荒廢也慢惡為過俗學失真是皆可畏
故當絕棄若不絕而棄之則正性荒廢其
未有央止之時詩曰夜未央言更漏尚多

也此云其未央言俗學傷性無息止期故
前途尚多云未央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疏熙熙者情欲搖動之貌此明不畏絕俗
學之人夫俗學有為動生情欲熙熙逐境

役役終身如飭夫之臨享太牢恣貪滋味
治容之春臺登望動生愛著太牢者牛羊

豕也春臺所以為愛著者謂其卉木滋榮
禽鳥鳴匹陽和陶然易淫蕩也故邵詩云
春日遲遲采繁祁祁汝心傷悲迨及公子

同歸也

我獨怕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

疏我老君自稱言我畏絕俗學抱道合和
獨能怕然安靜於彼代間有為之事情欲
等法略無形兆如彼嬰兒未能孩笑無分

別也孩者別人之意莊子曰不至于孩而
始誰

乘乘兮若無所歸

疏乘乘運動之貌也衆人動生耽著常有
執求故若有所歸往我本無心怕然安靜

乘流則逝值坎而止若彼行道之人無所歸趣不汲汲也

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疏眾人俗學耽著於誇巧智是法皆執自為有餘我獨損之夫嘗凝滯心無愛染故

若遺忘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疏言我於諸法中體了無著故若遺忘豈如愚人之心也但我心純純質樸無愛欲故若遺爾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疏昭昭自矜術巧智也若昏者若昏昧無所分別也察察者施放立法以繩下也悶悶者無心寬大之意也所以昭昭於術察察施教者皆由不絕俗學與有為故聖人畏絕若昏默也

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疏絕學之人忽忽無心常若昏昧而心寂然曾不愛染於法無住故似無所止著爾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疏凡俗之人不畏俗學所以耽滯逐境未曾休息我於世間獨無分別有似鄙陋頑者無分別也鄙者陋不足也而心實了悟故云似爾自眾人熙熙下皆對明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疏此兩句結成也我獨異於人者異於不絕俗學之凡人也即上對明諸法與凡人異凡人愛染有為我獨遺忘情欲凡人於諸法分別我獨等無是非故云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者老君戒人守樸全和少私寡欲絕視聽之耽著杜聲名之奔競令如嬰兒但求食於母爾故云而貴求食於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前章明長絕獨異於人此章明從順至道甚真則能開衆南首探孔德兩句明德人之精自下五句得應用之名結生成之德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疏孔甚也從順也容容狀也欲明行人所以順合至道故云甚有德人之容狀若何

言甚有德人之容狀唯虛極之道是順爾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疏此明虛極妙本為物形狀即孔德所從之道也虛極妙本強名曰道道之為物其運動形狀若何言此妙本不有不無難為

名稱欲謂之有則寂然無象欲為之無則湛似或存無有難名故謂之為恍惚爾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疏此明降生本迹也惚無也恍有也兆見曰象妙本無物故謂之惚生化有形故謂之恍斯則自無而降有其中兆見一切物象從本而降迹也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疏物者即上道之為物謂妙本也妙本降生兆見衆象修性反德則復歸無物無物即道也言人修性反德不離妙本自有歸無還冥至道故云其中有物言有妙物也此攝迹以歸本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疏窈冥深昧也虛極降生修性反本攝迹

歸本妙物或存窈冥深昧不可量測含孕變化中有至精故云其中有精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疏至道妙物既本非假雜變化至精故其精甚真生成之功徧被群有物感必應會

不差違故云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疏閱度閱也甫本始也言道德生成之功

窈冥真精之信始終無極今古不渝故物

得道用之名天清地寧之類自古至今常

不去也故注云生成之用既今古是同應

用之名故古今不去也以此精真之信度

閱萬物本始令各遂其生成之用爾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疏又詳云吾何知萬物本始皆稟於道道

必度閱之令達其生成用然哉答云以此

其精甚信凡今萬物皆稟生成故知之爾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前章明從順至

衆甫此章明抱一為式不爭則所謂曲全者六句示誠全之行是以下兩句探聖行以明次四句覆釋曲全至弊新夫唯下結不爭必全而歸爾

曲則全

疏曲者委曲從順者也言人能委曲從順

不與物逆則可以全身故云曲則全

枉則直

疏枉者受屈於物直者可以正曲也春秋

曰正曲為直言人雖不與物逆若物來枉

己己能受屈彼必慙懼而自修整則是已

之直可以正曲故云枉則直

窪則盈

疏窪坳下盈滿也此喻說也夫地之坳下

水必流滿人守撝謙德便光大能曲能枉

坳下也則全則直滿盈也故云窪則盈

弊則新

疏弊薄惡之謂也曲枉窪等皆自處弊薄

也能處弊薄人必推先故其德行日新矣

故曰弊則新

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疏夫少自取者則無失故云得多自與者

人必爭故云惑修身既爾修道亦然當須

抱守溥一自全真素若欲廣求異門則招

亂惑故亡羊必因歧路喪生諒在多方是

以聖人抱一不離可為天下法式矣式法

也

不自見故明

疏此覆釋曲則全也言人能不自見其美

當委順於物其全德日益明白也故云故

明

不自是故彰

疏此覆釋枉則直也言人能為物受枉不

自申說以為己是是必無尤故其真自彰

著也故云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疏此覆釋窪則盈也言人不自伐取當為

謙讓則人不與競其功歸己如地坳下水

必盈焉故云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疏此覆釋弊則新也言人能守弊薄不自

矜炫則人必推敬善行益長故云故長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疏夫唯曲全等行皆是委順不爭柔弱既

勝於剛強謙虛自歸於枉直則天下人物誰能與爭乎故云莫能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疏此引古以結曲全也言自古有此曲全

之言豈虛有此言而無實者哉若能曲順不逆者信有全理歸之於已爾故云誠全而歸之誠信也

希言自然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前章明抱一所謂曲全此章明辨道忘言執事則自同於失首一句標宗以明理次五句舉喻以申教故從事下廣理喻以結成

○ 希言自然

疏此明言教不可執滯希言者忘言也夫言者在乎悟道悟道則忘言不可都忘要

其詮理但自然之理不當有與不有希言之義亦不定言故以希言之言用顯自然

之理故云希爾若能因彼言教悟證精微不滯筌蹄則合於自然矣故云希言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疏飄風狂疾之風也驟雨暴急之雨也夫風者所以散物雨者所以潤物若狂疾暴

急則害物而不久以況言教所以詮理若執言滯教則無由悟了必失道而生迷故

風雨不可飄驟言教不可執滯也欲明忘言即合自然故舉飄風驟雨之喻爾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疏孰誰也設問云誰為此飄風驟雨者答云天地天地至大欲為狂暴尚不能久況

於凡人執滯言教而為卒暴不能虛忘漸致造極欲求了悟其可得乎

故從事於道者

○ 疏從者順也虛極至道沖用無方在物則通未嘗疑滯故凡人欲體斯妙道而順

者不當有所執滯爾故云從事於道道者同於道

疏順同於道之人故謂之道者謂能順事於道則不疑滯悟了言教一無封執可與

道同故云同於道爾

德者同於德

疏德者道用之名也謂其功用被物物有所得故謂之德爾謂體悟之人順事於道

豈唯自能了出抑亦功濟蒼生蒼生被其德德者忘其功凡所施為同於道用故云

德者同於德爾

疏失者謂執滯言教而失道也夫言教者道理之筌蹄也有筌蹄者乃得魚兔今滯

守筌蹄則失魚兔矣執滯言教則失妙理矣失理則無由得道是自同於失也故云

失者同於失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 疏此明氣同則應也故虎嘯風生鶴鳴子和性殊則肝膽楚越道合則夷夏同人以類相從物無違者故同道則道應同失則失來猶方諸挹月而水流陽燧照日而火

就爾故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信不足有不信

疏言人之所以不能體了證理忘言謂於信悟不足而生惑滯既生惑滯則執言求悟執言求悟則却生迷倒是有不信應之

也故云有不信也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前章明理辨言忘執滯則

同於夫者此章明自見自是於代故物或惡之首兩句舉喻示難求次四句明雖求亦不得其於道下將申成勸今有道之人不處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跂踈舉踵而望也跨以跨挾物也此舉喻也夫延頸舉踵欲求遠望翹跂則危故不可立以跨挾物物必為礙必不可行亦如衆生自見自是等也故跂者不立跨則不行自見則不明自是則不彰斷可知矣。

自見者不明

跂夫自見之人失於眩鑿露才揚己欲以自明珠不知動則見尤物無與者己之事業終於昧然故云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跂言人不能曲全而自以為是且欲大誇諸已而以出衆為心求彰名迹以自光大直為怨府人所不堪衆毀日聞故難彰著故云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

跂夫謙者德之柄讓者禮之文苟失斯道無從而可況自專固伐取欲以求功不讓則爭功斯濫矣故云自伐者無功

自矜者不長

跂盛德者惠昔賢通議矜術名器醜行則

多人所鄙薄坐招噴謂自矜雖欲求益胥怨物不推長故云自矜不長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跂餘食者殘餘之食贅行者疣贅之行也殘餘食之穢疣贅身之病以此自見自是等行其於道而論之如殘餘疣贅人所共惡也謂之贅行者為自見自是等為德行

之疣贅故云贅行春秋曰人將不食吾餘莊子曰附疣懸贅出乎形而侈於性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跂此自見自是等既若餘食贅行凡物尚或惡之而不為故有道之君子不處身於此事矣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前章明自見自是於道為餘食贅行末云有道不處此章明曰大三道實道乃先天混成終令法道

自然首標有物混成六句特明妙本之絕趣物被其功次云吾不知下六句欲表強名之由諸名亦不可得故道下六句示知四大之生育申戒人君之法下至於篇教以法道自然無為清淨耳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跂有物者妙物也即虛極妙本也將欲申

明強名所由不可即此道故云有物爾言

此妙物混然而成含孕衆象尋其生化乃在天地之先故云先天地生爾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跂寂寥者歎有物之體寂寥虛靜妙本湛

然故獨立而不移改物感必應應用無心偏於群有故周行而不危殆可以為天下母

跂妙本生化偏於群有群有之物無非匠成萬物彼其茂養之德故可以為天下母爾母以茂養為義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跂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老君云妙本生化沖用莫窮寂寥虛靜不可定其形狀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氏族故吾不知其名

但見其大通於物將欲表其本然之德故字之曰道見其包含無外將欲定其至無之體故強名曰大凡物先名而後字者以其自小而成大以道先字而後名者是以從本而降迹爾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

疏夫滯於一方者非天下之至通也故天職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職形載而不能生覆唯妙本之作用無定方雖則強名曰大而復不繼於大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 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自遠而求之則復返在人心故曰遠曰返莊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細不遺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疏因強名曰大而舉所以次大者故天能顛玄在上垂覆萬物地能寧靜於下厚載萬物王能清淨無為而化萬物此三大也吾道一以貫之矣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疏域中者限域也今玄域中之大道不只

在域中若云約所見而言則天地自為限域道亦不在域中矣夫惟寄語以申玄理亦不必曲生異義存文以防疑難眾說皆未盡通今明域者名也以名為體以為物無名外之體故曰域中若舉道則道在其

中矣舉天名則天無遺體矣故云域中即有名之中有此四大云而王居一者王為人靈之首有道則萬物被其德無道則天地蒙其害故特標而王居一欲令法道自然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疏人謂王者也所以云人者謂人能法天地生成法道清淨則天下歸往是以為王若不然則物無所歸往故稱人以戒爾為王者當法地安靜因其安靜又當法天生化功被物矣又當法道清淨無為忘功於物令物自化人君能爾即合道法自然言

然生道則以道為虛無之孫自然之子妄生先後之義以定尊卑之目塞源拔本倒置何深且常試論曰虛無者妙本之體體非有物故曰虛無自然者妙本之性性非造作故曰自然道者妙本之功用所謂強

名無非通生故謂之道幻體用名即謂之虛無自然道爾尋其所以即一妙本復何所相做法乎則知惑者之難不詣夫玄鍵矣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前章舉域中

道自然此章明重靜為君以戒身輕天下首兩句標宗以示義次兩句舉喻以即明又四句傷人君之失道末兩句述輕躁以為戒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疏根本也草木花葉之花葉輕花葉稟根帶而生則根帶躁既重為本故曰重為輕根夫重則靜輕則躁躁則靜靜者根則靜為躁者君矣是知重有制輕之功靜有持躁之力故權重則屬鼻之曠斯舉心靜則朵順之求自息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疏君子者謂人主也言其志可以君人子
物故云君子輜屏車也重者是輕者原也
此舉喻也言人君常守重靜猶如所為之
不離輜重行者若失輜重則無所取給必
遭凍餒人君若好輕躁則臣下離散必生
禍患故云終日行不離輜重十六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疏夫人君好重靜則百姓不煩勞若登高
臺泛深池撞鐘舞女以為榮觀則人力凋
盡亂亡斯作故戒云雖有榮觀當須燕爾
安處超然速離而不顧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疏天子提封百萬井出賦六十四萬井出
戎馬百萬疋兵車萬乘故云萬乘之主奈
何者傷歎之辭也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
萬乘之主四海必同當今子孫千億本枝
百代善建則無為惟化善抱則有截歸仁
奈何承此重器耽樂是從以身充欲淪胥
以敗是以一身之欲而輕大寶之位甚可
傷歎故曰奈何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疏夫君多輕易必煩擾煩擾則人散誰與
為臣故云輕則失臣此戒人君也為人臣
者當量能受爵無速官諂若矯迹干祿飾
詐祈榮躁求若斯禍敗尋至坐招竄殛焉
得事君故云躁則失君此申戒人臣也十七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三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四

效四

善行無轍迹前章明重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靜為君以
戒身輕天下此章明行言無轍迹今
常善故人守重靜理在無為善行言
貴乎忘道首標五善之行次明善故
之惡故善下暢兼忘之訓雖知下結
首兩之

善行無轍迹

疏此明法性清淨也行謂修行也法性清
淨是曰重玄雖藉勤行必須無著次來次
滅雖行無行相與道合故云善行能如此
則空有一齊境心俱淨欲求轍迹不亦難
乎故云善行無轍迹

善言無瑕謫

疏此明善行之人不滯言教也瑕病也謫
責也言謂教也夫善行無迹則能了言教
不為執滯於言忘言是善言也能如此遺
象存意理照言忘於彼言教一無病責故
云善言無瑕謫

善計者不用籌算

疏此明言教無滯則不異門也夫執言滯
行辯是與非適今巧曆亦不能計若能了